

托名徐渭的《选古今南北剧》 与《古今尺牍振霞云笺》

徐朔方

一、选古今南北剧

北京图书馆藏善本《选古今南北剧》十卷，清远斋刻。徐渭自叙，署名“秦田水月漫题”，有文长、酬字堂二印。叙文“默如子漫书”，有王廷谏印。本书原为郑振铎藏本。

陶望龄序云：中郎袁宏道“临别执余手嘱曰：子乡有异人，定是千岩万壑奇秀所钟。加意搜访，诸编当渐次出。倘悉付杀青，洵词林一快事。责在后死，子其毋忘。余唯唯。既而詮评北《西厢记》及《李长吉集》相继传布，寓内又若获珠贝，今复观其所选南北剧并订成都太史黄夫人词曲……。”此序，陶氏《歇庵集》不载。

陶序同他友人袁宏道名作《徐文长传》若相呼应。袁传云：“余一夕坐陶太史（望龄）楼，随意抽架上书，得《阙编》诗一帙……读未数首，不觉惊跃……周望（望龄）曰：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。”看来这篇序和书都是真品，但是作伪的手法虽然巧妙，毕竟露出了马脚：

该书徐渭自序说：“……而南北剧为甚。渔猎之暇，曾评订崔张传奇，予差快心，亦差挂好事者齿颊。已而旁及诸家，随手摘录，都无标目，亦无詮次，间忘所自出。总之，此技唯元人擅场。故予所取十之七八，而近代十二三。”这是说它是戏曲选本，元代占十之七八。而实际上它还包括如《闺怨》、《忆情》、《秋思》、《送行》、《怀旧》、《梦中灯夕留别》、《冬景》、

《咏柳》、《对镜美人》、《美人纱裙出浴》、《美人出浴》、《春闺即事》、《怨别》、《晓妆》、《春闺》、《赠妓》等不少清曲，同《选古今南北剧》的书名不符合。前三卷几乎全部录自《雍熙乐府》，甚至连顺序也一样。

该书卷十《下山虎》（“一条红线，几个开元”），选自汤显祖《紫钗记》第四十七出《怨撒金钱》。《汤显祖诗文集》卷四十五《与帅公子从升从龙》云：“《紫钗记》改本寄送惟审繖帐前，曼声歌之，知其幽赏耳”。亡友帅机字惟审。据《阳秋馆集》附《惟审先生履历》，帅机卒于万历二十三年七月。在帅机生前，《紫箫记》的改本《紫钗记》虽已完稿，还没有出版。作者的同乡好友帅机也还没有见到，只能在他去世后寄一本给他的儿子，要他们在灵帐前“曼声歌之”。这一点同臧改本所载汤氏《紫钗记题词》所署的年月“乙未（万历二十三年）春”相符，而徐渭已在二年前去世。

无疑，这是假托徐渭的一个选本。

二、古今尺牍振霞云笈

本书为天禄阁藏板。署名“国史检讨夷陵铁庵文安之书于玉堂之署”的序云：“客有传徐文长所删尺牍者，余受而披之。”文安之，天启二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《明史》卷二七九有传。

卷首题：“武林徐渭文长纂辑，茂苑张嘉和起禎参订。”武林即杭州。徐渭是绍兴山阴人，他从未自称杭州人。

此书所收尺牍，有的见各人文集。如卷一汤显祖《乡试与门人》，见《汤显祖诗文集》卷四十八、或《玉茗堂尺牍》卷五，原题《与门人刘大甫》，作年无考。观文意，当作于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家居之后。卷六袁中道《山中寄五弟》（“山中已有一亭”）见《珂雪斋集》卷二十四；卷十袁中道《山居寄八舅》

（“自别老舅入山”）见同书卷二十四。《寄八舅》云：“寺内有旧庵基，正据山水之胜，已倾囊鬻得。旦晚市木修造，有次第矣”。同书《游居柿录》万历三十八年冬（68）云：“适闻寺右别开一嶂，旧名松桂庵，今已废……，若以数醵与之，不寂不器，实为佳处，可作庵基”。（69）云：“秤直付玉泉长老，易松桂庵基”。《山中寄五弟》原题《寄四五弟》云：“山中已有一亭”，据同书卷十五《堆蓝亭记》，此亭“以万历辛亥（三十七年）正月之始鸠，二月末竣事”，书作于同年。卷十又有孝辕胡震亨和“宫詹钱受之”为《谈苑序》的往来尺牍。受之，钱谦益字。宫詹指詹事或少詹事，以翰林官兼任，必在他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后。徐渭卒于万历二十一年，可见此选集必不出于文长之手，所以文氏序只以“客有传徐文长所删尺牍者”一句淡淡带过，没有象《选古今南北剧》那样公然作伪序欺骗读者。

编者虽是假冒，但所收尺牍间有各家本集所未收的，如汤显祖《重九请黄宫詹》（“九日登高”），见卷三；袁中道《西湖复友人》（“昨游湖快甚”），见卷六；袁宏道《辞职与文文起》（“闻有戏”），见卷十。它们可以为各集补所未备。伪中有真，并非毫无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杭州大学中文系